

当代新作



■ 清韵(中国画) 汪凯民 作

汪凯民出名的时候早，工艺美校有一拨很早从事国画创作的 60 多岁以上的国画画家好些是踩着开放的脚步首先在上海国画坛创新的。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前辈画家的实力很强，中年画家试图冲破原有的程式，给中国

视野开阔,画艺精湛

◆ 景镇

就画具有新路的工笔人物画，这在当时的女画家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一家三口都追求学问热爱书画。

汪凯民也去异国从教中国画多年，一边教学，一边吸收那儿的审美观念。现在汪凯民又回到了上海，但年轻时学的功夫一直传承着。我看他的近作还是把传统一路的花卉画来厚实、沉艳。这很给我启发，这时，我们关于中国画技巧的讲法很多，当然这是艺术认识上的进步与发展。但是，知行合一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为前辈画家写赏析文章，他们一致认为画国画，手上与嘴上同样重要。而且经常教导我，写书画理论文章的理论与画画实践要同步。汪凯民的经历与成长也说明了这点。他既有知识储备，这几年的花鸟画更显一种往大气中去的精彩与出色，看这幅《清韵》，清气与秀雅是如此浑然一体，虚实晕染，层层透势。汪凯民那一辈的画家大多心态好，什么叫心态，就是看得多了，笔下功夫又很好，为人从容，视野开阔，画风自然更好。

书法故事

朱德茂的“书法梦”

◆ 丹青

书法家朱德茂要办展览了。花甲之年的他,正在自己的工作室“凌云阁”为展览创作作品。面对客人,他当场挥毫,写下“中国梦”三个大字。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我的梦是书法梦。”

朱德茂生于 1948 年，外公是位前清文人，打记事起，外公拿着毛笔写字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中。6 岁，德茂就拿笔习字，先学楷书——颜、柳、欧、赵，再习行草——二王、米芾……后来，德茂又有幸遇到了刘海粟、程十发、胡问遂、周慧珺等多位艺术大师们，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切磋。

六十年来,朱德茂一直将书法艺术作为精神生活和业余生活的一大乐趣与爱好,坚持临习历代大家名帖,从中享受艺术灵境带来的身心陶冶之乐,在注重吸收古代大师营养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朱德茂先生曾在校教授过哲学、政治经济学、公共关系学、书画等学科,又有在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工作的经历,因此他在书法中有意将哲学、阴阳学、建筑、音乐、剑舞、诗歌、绘画等其他艺术和理论融入自己的墨迹,贯神禅精粹于灵笔,特别注意线条美和神采美。



朱德茂的书法作品中,篆、楷、行、草、隶书、甲骨文、魏碑等各体皆备,特别擅长行书。行家评论其书写风格特点:无论长笔波折还是短锋运笔,字体都能突出继承与创新的立意和个性,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枯润有度、变化多姿,以变求神、以神托韵。朱德茂的楷书和魏碑,传统功力浑厚,结构端庄完美,师古而不泥;行草则以历代大师为范,行草结合,刚柔兼容,飘逸清秀,气韵贯通,笔墨酣畅,自成风貌。

朱德茂说：“字由心出，心美字就美。写书法，一开始先做字匠，要把先人的功夫和笔路

学到手,到一定阶段后就不在于多写了,那是基本功、熟练功。熟练后更多的是多想多悟,在形神上下功夫,那就是艺术。书画是创造性劳动,是艺术创作,涉及哲学、文学、美学、舞蹈、音乐,是古人意境和书道的再创造。书法艺术不是复印机,要体现文化内涵的美。”

如今已进入网络时代，很多年轻人已经只会打字，不会写字。在这种时候谈书法，是不是有点奢侈？对此，朱德茂回答：“书法不仅仅是写字，它是把文字线条变成图画，称得上是世界第一艺术。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书法当作自己的梦想，一直在追求的原因。”

佳作背后



■ 祝寿图(彩墨画) 钱根成 作

彩墨世界，明快鲜美

◆ 观复

已过耳顺之年的钱根成，早年从事国画、油画、水彩画创作，并多次在省市级画展中获奖。1987年起，他赴日本游学10年，大大拓宽了艺术视野。从此，他以融合中西绘画作为自己的艺术定位。其彩墨画彩墨并重，把光影融进色彩之中，通过不同明度的色相来表现对象，使画面丰富、明快、鲜美。所画彩墨《中国脸谱系列》好评如潮，彩墨花鸟画也在国内外赢得声誉，是中国传统没骨画与西画技法结合之佳作。

根成为人热情大气,爱国爱艺,国内外进行交流不遗余力。他为庆贺日本原首相,日中友好协会顾问村山富市九十寿诞而画赠的彩墨画《松鹤图》,便是一例。

根成告诉我,去年初,全日本中国水墨艺术家联盟会长宇俊之先生和金日中展事务局长工藤燕萍女士专程到上海找到他说,今年是村山九十华诞,邀约他能赠画为老人贺寿。对于村山,根成当然不陌生。早在1995年,时任

首相的他发表正式谈话,首次承认日本过去进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歉意。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后,又努力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所以,对于宇俊之等人的请求,好成一口应允了。经过多日构思,终于画成了彩墨画《松鹤图》。

《松鹤图》以中国文化中的“松龄鹤寿”来象征吉庆长寿。在朝日辉映下，两只丹顶鹤衣裳缟衣，丹顶修足，再配上郁郁葱葱的参天苍松和青翠欲滴的草丛，作品以墨显色，以色助墨，用青色作为主调，与旭日、鹤顶的丹红相配合，达到了对比明显、和谐统一的效果。

2013年11月13日，在村山富市先生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松鹤图》赠送仪式在他下榻的宾馆正式举行。日本的艺术杂志《水墨之友》也刊登文章和图片进行介绍。在由日中友好协会、《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书画艺术大展上，钱根成以4幅彩墨画荣获“朝日新闻奖”。

海上印社



■ 赵之琛篆刻“萍寄室”



■ 赵之琛篆刻“长乐无极老复丁”

浙派蔽生的赵之琛

◆ 韩天衡 张炜羽

浙派篆刻艺术衍至清代道光至咸丰年间,英才辈出,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此时专习浙派技法的出色印人达二、三十位之多,他们鳞集于六桥三竺之间,在这温风如酒、春波如绫的湖光山色之中,兴酣走刀,怡然自得。所被群起模仿者,除了鼎鼎大名的陈鸿寿外,就是以精熟多能著称的赵之琛。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舛父,别署补罗迦室。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赵之琛幼好篆刻,读书之暇,专精覃思。初从陈豫钟,又有幸拜识了蒋仁、黄易、奚冈等浙派前辈。赵之琛一生布衣,性耽书画与金石之学。山水师法元代大名家黄公望、倪瓒,得萧疏幽淡之趣。间作花卉、草虫,生动精妙。书法各体皆能,尤精篆籀。因擅长金石文字,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所摹的彝器铭文,半出其手。赵之琛生于杭州,长于西湖,作为浙派篆刻一代传人,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赵之琛不仅与西冷前四家颇有渊源,蒋、黄、奚、陈等长辈的风范深深感染着他。当他与心仪已久的陈鸿寿在阳湖大学者孙星衍寓斋中相遇后,虚心请益,“一夕之谭,省却十年参访”。他的篆刻创作除效法启蒙老师陈豫钟外,主要得益于陈鸿寿,晚年又曾为西冷后俊钱松篆刻印章。赵之琛转益多师,承上启下,贯穿西冷诸子,幸运遇上了气量宽宏的陈豫钟和名气横溢的陈鸿寿。相比浙派前贤与前辈精英的中年凋零,赵之琛的长寿与勤勉,为他在篆刻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自道光二年(1822)陈鸿寿谢世后,赵之琛执浙派印坛之牛耳达三十年,加上其勤奋多产,一生治印逾万,其中仅为同籍高学治、学淇兄弟所制印章即逾千钮,成为西泠八家中创作数量最多的印人。道、咸间,浙派古茂渊雅的艺术风貌已被文人士大夫群体广泛接受,只因丁敬、黄易等印作、谱录流传稀少,时人不识西泠前四家之真容,而奉陈鸿寿、赵之琛为浙派典范,此时赵之琛名噪印林,求者踵接。但他刻印的篆法、章法和运刀从大处看重复着西泠前六家,从小处看重复着自己早先定型的程式,有一流的技法而失诸自我应有的理念和追求,千印一法,千印一面,原先浙派古茂醇朴的艺术韵味被削弱,线条雷同、风格相近的作品大量复制、流传,不免让观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以致被评为“浙宗至次闲而蔽生矣”,也因波磔顿挫的切刀线条过于机械,被讥为“燕尾鹤膝”。浙派印风至赵之琛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新鲜度与生命力,这也是艺术生发、发展、衰败中一个普遍而无奈的周期规律。

然而尽管近代学者对赵之琛褒贬不一，他的海量印作和其弟子陈祖望、杨与泰、孙锡晋、赵懿、江尊等在印坛上活跃的表现，为浙派篆刻艺术的传播、普及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赵之琛能集西冷各家之长，所制章法纯正，结字流练，用刀清劲，作风峭丽隽秀。平心而论，他创作的切玉法和仿古玺大篆宽边朱文一路，远承汉代玉印、凿印和清初程邃的古文字印，经其改良而成为浙派的经典印式。此外他的行楷边款瘦硬劲健，侧卧跌宕，也成为后世楷模。只是作为赫赫西冷八家中的一家，这点贡献，似乎还是欠缺了些。